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文學觀 與文學實踐

蕭麗華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摘要

星雲大師自西元1949年來臺至今七十年，發揚「人間佛教」理念，將佛教帶往現代化的新里程碑。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有兩大特色：一在熔鑠古今，重視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一在現代化，以興學教育與各種現代傳播方式進行人文建設，推展佛教文化。一般都說：「太虛大師是人間佛教的提倡者，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的實踐者。」我則認為，大師還有獨到處，那便是文學觀與文學創作，這是近代高僧所無法企及的。

本文從「人間佛教」的緣起說起，梳理近代「臺灣」人間佛教的傳承與延續，來定位星雲大師「三好」、「四給」的說法正是佛教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普濟性、時代性的走向。大師在近代太虛大師、印順法師等「人間佛教」的遺澤中，以現代化系統化的創新思想理論，具體實踐佛陀示教利喜本懷的弘法模式。大師最獨特的地方正是「人間佛教」的文學觀與文學實踐。

根據本文的觀察，大師一生弘法佈教的工作都離不開文學，其文學觀可以歸納為：一、回歸佛陀本懷，以文學為佛事；二、應機說法，語言與文體求新；三、植根中國文化傳統，落實生活文學等三大特色。大師的文學實踐則從《菩提樹》雜誌時期被譽為「佛教的文藝明星」開始，作品涵蓋詩偈、散文、小說、文論、傳記等多種文體，大師的創作非常現代化，不僅善用報紙雜誌，音樂廣播，更強調運用通俗化的語言，以便於弘法。

關鍵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文學觀，文學實踐

一、前言

星雲大師自西元 1949 年來臺擔任「臺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及主編《人生雜誌》；西元 1953 年任宜蘭念佛會導師；西元 1957 年於臺北創辦佛教文化服務處；西元 1964 年建設高雄壽山寺，創辦壽山佛學院；西元 1967 年於高雄開創佛光山，樹立「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動「人間佛教」並融古匯今，手訂規章制度，印行《佛光山清規》，將佛教帶往現代化的新里程碑。¹

多年來，星雲大師除了在世界各地宣揚佛法，其著書寫作亦持續不輟。同時，他以興學育才為己任；因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中，尤以佛法的住持與推廣以及人才的培養為其主要的重點工作。大師在臺灣的七十年間，共創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從西元 1991 年起，更陸續在美國、台灣、澳洲、菲律賓創辦了五所大學；在臺灣各地有八所社區大學；在世界五大洲則有近五十所的中華學校。星雲大師更進一步的發起了重編藏經、翻譯白話經典、出版佛書、成立出版社、報社、電台、電視台、圖書館、美術館等相關傳媒單位與學術、文化的建構，以確保佛法的傳承得以永續不斷。

此外，大師也從事於養老育幼等各種慈善事業，希望能完整的照顧到人的一生。他不斷舉辦各種活動，善巧的接引社會各個階層、各種年齡的人學佛，甚至成立「國際佛光會」，為的是要讓廣大的信眾有機會共同為佛教奉獻，

¹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大師略傳》，第 35 冊（高雄市：佛光出版社，2017 年 9 月二版），頁 13-14。

讓佛教成為世界性的宗教，成為現代化的組織。

由於星雲大師數十年來的鏗而不捨與身體力行，「人間佛教」的理念亦逐漸實現，其成果與貢獻亦已受到世人的一致肯定，我們可以說大師的「人間佛教」的理念有兩大特色：一在熔鑠古今，重視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一在現代化，以興學教育與各種現代傳播方式進行人文建設，推展佛教文化。一般都說：「太虛大師是人間佛教的提倡者，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的實踐者。」³我則認為，大師還有獨到處，那便是文學觀與文學創作，這是近代高僧所無法企及的。

二、「人間佛教」的源起

星雲大師撰有《釋迦牟尼佛傳》、《佛教叢書》、《佛光教科書》、《往事百語》、《佛光祈願文》、《迷悟之間》、《人間萬事》、《當代人心思潮》、《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人間佛教系列》、《人間佛教語錄》、《人間佛教論文集》、《僧事百講》、《百年佛緣》、《貧僧有話要說》、《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等，總計三千餘萬言；並譯成英、德、法、日、韓、西、葡等二十餘種語言，流通世界各地。可以說是當代高僧中最能系統闡述人間佛教思想的一位，內容頗為豐厚全面；其大量演講、文章、日記、格言、文藝作品中，亦多論述人間佛教，呈現著人間佛教思想的炫亮火花。2017年總集在《星雲大師全集》十二大類三百六十五冊中。

² 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一）〉，《普門學報》第26期，2005年3月，頁4。

³ 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一）〉，《普門學報》第26期，2005年3月，頁4。

⁴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高雄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9月）。

大師的所有起始與著述，皆以人間佛教為主題，故得以建構成了「星雲人間佛教學」，在佛教思想史上樹立起了一座里程豐碑。正如《中國時報》在西元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前夕所做的一篇報導說：「回顧三十年前，佛光山星雲大師早已前瞻到世界的潮流，首先提出『人間佛教』的宗風，當時不僅不為人認同，甚至受到各種排斥、譏諷。到了三十年後的今天，臺灣佛教界紛紛加緊步伐，也提倡『人間佛教』，甚至從亞洲到歐、美、澳、非各洲。凡有佛教的地方，都慢慢覺醒，一致響應『人間佛教』。無形中，『人間佛教』就成了『現代』、『文明』、『進步』、『實用』的代名詞。」⁵

在大師的法眼中，「佛教」是佛陀對「人間」的教化，佛陀所開示的一切教法，都是為了增進人間的幸福與安樂；所以，「佛教」就是「人間佛教」。既然人間佛教就是「佛教」，為什麼還要特別強調「人間」兩個字呢？佛教在二千多年漫長的弘法過程中，由於弟子對教義、戒律的理解不同，及後世弟子對佛陀的崇拜，而產生諸多神秘、神奇的說法，再加上佛教為適應各地政治、文化等各種元素，致使佛教逐漸脫離人群，遠離社會，佛陀的教法與人間漸行漸遠，佛法真義，也不能發揚光大。因此，《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總說》一文中，即揭櫫了佛教重視家庭倫理，建構社會和諧，乃至安邦興國，以慈悲與智慧，教化人間的菩薩情懷。⁶茲藉由以下的內容鋪展，連結「人間佛教」的緣起與近代「臺灣」人間佛教的傳承與延續：

⁵ 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一）〉，頁7。

⁶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5月），頁23。

（一）「人間佛教」的緣起

佛教是智信的宗教，正因為其宣說的教義是普世的價值，所以亙古常新，歷劫彌堅。但是，也由於宣講者，講的太深奧，寫的太高深，讓人看不懂，聽不懂，大眾無法受用的結果，對佛教也就敬而遠之。佛陀一生說法是為關懷、溫暖人間而來，人間佛教的精神要意，則是契理契機、事理圓融。⁷佛陀證悟與成道的重點在中道生活、解決人間問題，所以大師強調「五戒十善」是做人的根本，菩薩精神是人間佛教的重心。所以，提倡「三好」：身做好事（就是善）、口說好話（就是真）、心存好念（就是美）；「四給」就是四無量心，即：「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等，證明佛教是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普濟性、時代性的。⁸

（二）「人間佛教」近代臺灣的遺澤

本文以臺灣為連結點，就星雲大師之外的相關法師分述如下；目的在於闡述「人間佛教」的延續與傳承，並未因時間與地區的不同有所削弱，反而有愈來愈受重視且儼然形成為當代佛教的共識。

1、太虛大師：

二十世紀初期，青年太虛大聲疾呼，喊出「人生佛教」的響亮口號，呼喚佛法之弘化成以地球人類為基點，以發達人生為本。後來他述提倡以佛法改善人間社會為旨的「

⁷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95。

⁸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24-51。

人間佛教」。太虛在大量的講演、著述中，分析了時代思潮和人心趨向，從判教、經典依據修行之道、防治偏弊等多個方面，論述了人生佛教、人間佛教，建構起了人間佛教的理論體系，主張以人乘法維基，提倡五戒十善以完善人格、改善人生，依人乘行果深入社會民眾修服務眾生的「今菩薩行」，攝化眾生，實現人間淨土。⁹

太虛大師曾專著〈人生佛教之目的〉一文，將全部佛教的目的與效果為四個層次：（1）為實現「人間改善」：以佛教五乘共法中的五戒十善淨化人間，減少人生的缺憾和痛苦。這一作用雖為一般科學、哲學及儒家共有，但佛教自有其不共的特點。若「本此特質」，進以融攝科、哲、儒之長，則佛教對改善現實人生可發揮無限的效力。（2）為求得「後世勝進」：修十善法及各種禪定可上升天界；持佛號，仗佛力可往生他方清淨佛土，與世間其他高級宗教如耶、回等求升天國類似。（3）達到「生死解脫」：不住諸有，「截生死流」而登涅槃寂滅之彼岸。此乃佛法進一層的出世目的，世間一般宗教、學問所不及。（4）終至「法界圓明」：謂「菩薩度摩訶薩，攝一切眾生為己體，痛等切膚，大悲充溢而度盡（眾生）為是。歷時經劫，廣求無邊智慧，斷盡二障習氣，終乃法界圓明而融遍無礙矣。」是大乘至極之效果，亦為佛法究竟的目的。¹⁰

值得一提的是，太虛大師在閉關（西元 1914— 1917 年）之後，也決心在這混亂的時代有所作為，以提昇佛法，因此便接受了前往日本和台灣（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⁹ 陳兵、尹立、羅同兵、王永會編著：《人間佛教》（石家莊市：榮祥印刷有限公司，2000年5月），頁7。

¹⁰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人生佛教之目的〉，《太虛大師全書》第3冊第（二）。頁235。

）的邀請。此行，他也乘機與亞洲宗教領袖探討佛教的現況與未來。¹¹這是臺灣佛教界與太虛大師結緣之始，同時也是接觸人間佛教思想泉源與日後得以噴發的起點。

2、印順法師：

印順法師在西元 1931年 2月到太虛大師任院長的閩南佛學院求學，與大師的因緣至此得以開展。四十二歲時（西元 1947年），主編《太虛大師全書》。西元 1949年 6月起住香港，曾任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暨世界佛教友誼台港澳分會會長，西元 1953年 7月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代表大會，遂至臺灣。其後曾任臺北善導寺導師及住持、海潮音雜誌社社長；建福嚴精舍及女眾佛學院於新竹，置慧日講堂於臺北。西元 1965年，應中國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之聘，任該校哲學系教授。¹²

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大略有五個來源；即《三論》與唯識法門、《阿含經》和廣《律》、日本佛教學者、梁漱溟等「出佛歸儒」的新儒家學者以及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¹³其中最主要者則實屬太虛大師的影響。。印順對太虛的人生佛教思想至少有以下幾方面原則性的繼承：

（1）菩薩法不礙人生正行，人生正行即是菩薩法門。（2）仰止唯佛陀，不屬宗派徒裔。（3）適應社會、化導社會，為以佛法濟世的重要一著。（4）正確的出世觀，是必然的配合著世間的淨化。擁護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5）發揚

¹¹ 白德滿著，鄭清榮譯：《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頁103-104。

¹² 陳兵、尹立、羅同兵、王永會編著：《人間佛教》，頁200。

¹³ 楊惠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182。

佛法的世界，以鼓鑄世界性的新文化，而不為民族感情所拘蔽。¹⁴但他自言：「宣揚人間佛教，當然是受了太虛大師的影響，但多少是有些不同的。」¹⁵

3、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曾進入由太虛的學生所開辦的一所現代化佛學院——上海的「靜安寺佛學院」就讀。這所佛學院大多數老師都是太虛的學生，也都遵循太虛不分宗派的精神。西元 1949年，聖嚴法師加入國民黨軍隊，隨著軍隊來到台灣，從而得以結識靈源老和尚，也就成為臨濟宗的傳法弟子。聖嚴法師於西元 1960年在東初老人（西元 1907-1977年）座下出家，並正式完成了具足戒。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曾擔任焦山定慧寺的住持。聖嚴法師也從他那裡獲得了曹洞宗的傳法；因此，他一人承繼了中國禪宗的臨濟與曹洞兩系的法脈。¹⁶由於聖嚴法師曾受教於太虛大師門下的多位學生，因此也可以說吸收了不少太虛大師的改革理念，如：（1）他強調僧侶和居士教育的重要性，並尋求改善佛教過去不良的教育體制。（2）瞭解菩薩行者在現世生活中遵守基本戒律的重要性。（3）強調建立人間淨土。¹⁷

聖嚴法師特別重視人間佛教的核心思想——「心靈環

¹⁴ 陳兵、尹立、羅同兵、王永會編著：《人間佛教》，頁 205。

¹⁵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四冊（竹北市：正聞出版社，1998年），頁 44。

¹⁶ 白德滿著，鄭清榮譯：《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頁 286-287。

¹⁷ 白德滿著，鄭清榮譯：《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頁 288-290。

保」，¹⁸其重點於下：

- (1)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¹⁹
- (2) 從淨化人心至環境與社會的淨化。²⁰
- (3) 淨化人間的目的是為了要淨化社會，淨化社會的目的是為了淨化世界。²¹

4、證嚴法師：

西元 1963年 2月在臺北市「慧日講堂」證嚴法師蒙印順法師破格收為弟子，並於臺北市「臨濟寺」受了三十二天的「比丘尼具足戒」，之後不久即回到花蓮行道說法。法師所成立的「佛教慈濟功德會」，就是以佛陀的慈悲精神來利益眾生。²²西元 1969年，會址「靜思精舍」落成之後，會員開始大幅增加。今天，規模龐大的「慈濟功德會」，在世界各地從事許多急難救助與社會服務的工作；同時，在二十多個國家也都設有辦公室，全球會員高達四百多萬人。

證嚴法師承印順導師的理念，將「同體大悲」的理念貫徹到慈濟事業中，並提出「心蓮萬蕊，造慈濟世界」的口號、²³以「預約人間淨土」為號召，發掘世人愛心並關注生態保護與環境保護。證嚴法師和慈濟功德會關懷社會、利益群生、建設人間淨土之慈行善舉，推動了人間佛

¹⁸ 聖嚴法師著：〈法鼓山的方向〉《法鼓全集》，第八輯·第六冊（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 522。

¹⁹ 聖嚴法師著：〈人行道平安的人間〉《法鼓全集》，第八輯·第五冊（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 36-38。

²⁰ 聖嚴法師著：〈人行道平安的人間〉，《法鼓全集》，頁 29。

²¹ 聖嚴法師著：〈人行道平安的人間〉，《法鼓全集》，頁 70。

²² 釋恆清著：《菩提道上的善女人》（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 180。

²³ 證嚴法師：《慈濟叮嚀語》（花蓮縣：靜思精舍，1985年），頁 424。

教思想在當代深入社會與深入人心，其所開展的慈濟事業也得到了社會的肯定與贊嘆！

和以上各家不同的是，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就是文教。星雲大師以現代化系統化的創新思想理論，具體實踐佛陀示教利喜本懷的弘法模式。大師一生重視文化弘法，因此人間佛教的弘揚必然全方位以文化為載體；文化的呈現主要透過文字，星雲大師熱愛文學，愛好寫作，雖然因生長於戰亂時期，沒有受過正規的現代教育，也未曾受過寫作的訓練，但大師勤奮自學，對古今中外文學有廣泛且深刻的涉獵。先天優異加上後天努力不懈，星雲大師文筆流暢，能將浩瀚深邃的佛理法義化為易讀易懂的文字般若，自然流入人心，讓人讀了心開意解，早年曾被知名的《菩提樹》雜誌譽為「佛教的文藝明星」。

三、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文學觀

基於人間佛教以文字弘法的理念，大師早在編輯教內教材——《佛教叢書》時，便將《藝文》列為第九冊，與教理、經典、佛陀、弟子、教史、宗派、儀制、教用、人間佛教等並列。《藝文》按偈、頌、詩、詞、歌、賦、聯語、箴、銘、法語、讚、文、記、傳、書信、序、跋、碑文、碑銘等體裁。可見大師希望佛教徒通過誦讀文學作品了解佛教精髓並提升弘教能力。²⁴

根據武漢大學吳光正教授的研究，星雲大師的文學觀是很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而且文藝要反映現實，歌頌美

²⁴ 吳光正：《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頁 121。

善，文學家應有獨立思考能力。²⁵大師也說過：文藝的價值就是勇於刻畫大眾想要說的話，不是阻礙佛教的新生。²⁶根據個人的觀察，在大師的思想與理念中，佛教即文教，人間佛教的重心在文學教育。大師一生的弘法佈教工作都離不開文學，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回歸佛陀本懷，以文學為佛事

人間佛教是回歸佛陀本懷，依著歷代祖師們的教誨。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大師在《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中說：

人間佛教是佛陀本懷。因為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佛陀所說的教法都是為人間而說的。²⁷

佛教既然應該落實在人間，那們人間的文學藝術自然也是展現佛法的憑藉，舉凡一切佛教經典，也必然備載文學藝術的內涵。譬如《華嚴經》談到宇宙三千大世界的諸佛菩薩，因而有千佛洞的藝術；《維摩詰經》有天女散花與維摩詰居士的對話，因此有「天女散花」的經典戲劇……，這些都是古代高僧大德化導世間的善巧，也是佛法人間化的價值。²⁸所以，我們可以說，大師如古德先聖

²⁵ 吳光正：《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頁 121。

²⁶ 星雲法師：《無聲息的歌唱》（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1965年），頁 6-7。

²⁷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33。

²⁸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163。

一般，以文字為佛事來化導眾生。蘇軾在北宋曾提出以筆硯為佛事²⁹，張誅〈贈僧介然〉也說：「請以篇章為佛事」³⁰，大師的精神正是承繼古代這些大文豪。

（二）應機說法，語言與文體求新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佛理基礎是「不一不二、不即不離的般若與方便」³¹；而其人間佛教思想，僅概略地提出看法：五乘共法是人間的佛教，五戒十善是人間的佛教，四無量心是人間的佛教，六度四攝是人間的佛教，因緣果報是人間佛教，禪淨中道是人間佛教。³²值此，大師「人間佛教」的文學觀，基本上也就是應機說法，他早在青少年時期就意識到：「佛教說法的語言與方式如果不能順應民情，與時俱進，則佛教不能普及於社會民間。」³³

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的第一步，就是在說法語言及方式上力求突破、革新：就是不再因循過去舊有的思想，不能一味的站在出世佛教的立場而完全否定世間生活所需要的財富、名位、眷屬、感情等。在星雲大師的思想理念裡，佛教是以人為本的宗教，佛法和生活不能分離，離開了生活，也就沒有佛法可言。高希均教授研究歸納出人間佛教的八項普及價值，說：「（人間佛教）既是言教，又

²⁹ 蘇軾：〈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東坡志林》卷二（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40。

³⁰ 張誅：《張右史文集》卷二三。

³¹ 程恭讓：《星雲大師全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4》，第343冊（高雄市：佛光出版社，2017年9月二版），頁119。

³²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教》，叢書之十（高雄市：佛光出版社，1998年），頁202。

³³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教》，頁581-585。

是身教；既是佛教，又是文教。」³⁴大師認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環，是弘法的資料，人不在，文字還在。唯有革新語言文字，才能應機說法，產生生生不息的力量。

大師也有著強烈的文體革新意義，幾十年來一直在採用新的文體與新的弘法方式。他創造了無數的第一，第一個佛教青年歌詠隊、出版第一本精裝書《釋迦牟尼傳》、創辦第一所幼稚園、出版第一張佛教唱片、採用物的口氣說話的物語等等³⁵，顯示大師用新文體的革新思維。

（三）植根中國文化傳統，落實生活文學

星雲大師說：「佛教在中國的弘傳，之所以能與儒家思想融和，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此中一個重要因素不容忽視，那就是歷代有許多文人。」所以，我們可以明白大師的人間佛教有著強大的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背景。他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中歷敘人間佛教與文人的關係，幾乎等同一部簡要版的中國佛教文學史。³⁶星雲大師更認為佛教衰微的原因之一就是「弘講談玄說妙，不重人文關懷」³⁷大師指示：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第一要重視「文化出版」，就是根植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下。

此外，星雲大師秉持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倡導生活佛教：主張社會就是修行的道場，佛法不能悖離生活，不能把夫妻視為冤家、兒女說成討債鬼、金錢喻為毒蛇、名

³⁴ 高希均：《星雲之道：領悟人間佛教》（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6年8月），頁62。

³⁵ 吳光正：《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2017年9月），頁131-132。

³⁶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174-220。

³⁷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228。

利講成糞土；反而菩提眷屬正可以在佛道上互相扶持，淨財越多越能從事更多的佛教事業，正當的名利可以激發見賢思齊的上進心，甚至對於現世安樂的追求要更重於死後往生的期待，能夠把佛法落實在人間，才能慈悲濟世，才能轉娑婆穢域而成為佛光淨土。³⁹因此作為弘宣佛法的文學，自然也應該落實在生活中。

思想，因為「一個家庭的經營，因歡喜的緣，必能凝聚包容，共創未來；一個社會，能夠有歡喜的因素，必然有強力的後盾；一個國家能夠歡喜，必然來自於人民的安居樂業。能知覺到歡喜，進而能夠創造歡喜，散布歡喜滿人間，這就是人性的開發，人類素質的提昇」。⁴⁰星雲大師指出：「苦、空、無常雖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佛陀所說的三法印，但在當今說法佈教時，要應用善巧方便。因為佛教之所以說苦，是為了追求幸福快樂，苦是人間的現實，但並非我們的目的，佛教的目的是要脫苦，尋求快樂，佛教其實是個歡喜的宗教。」⁴¹

人間佛教旨在創造家庭的淨土，創造社會的淨土，創造心中的淨土。佛陀教我們度眾生要用「四攝法」，要發「四弘誓願」，要我們重視在生活裡面衣食住行、行住坐臥的修行，並且要能將這許多超越的、高遠的、深長的義理，運用在日用之中，讓目已在人間的生活，獲得安寧，獲得自在，獲得灑脫。大師傳達佛陀教法，文學主張自然就是回歸佛陀本懷與佛教的根本教義，並落實在人間佛教

³⁹ 佛光星雲：《佛光教科書·佛光學》，第11冊（新北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47-48。

⁴⁰ 佛光星雲：《佛光教科書·佛光學》，第11冊，頁065。

⁴¹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教》，頁430-431。

的日常生活中。

四、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文學實踐

根據武漢大學吳光正教授的研究，大師早年宗教修持最大的收穫有二：一是文學情懷的激發，一是人間佛教理念的薰陶。⁴³那時大師一頭栽進許多文學著作中，因此大師的文學實踐是與人間佛教的理念建構同時並進的。

星雲大師一生重視文學與文化弘法，其人間佛教的弘揚必然全方位以文化為載體；文化的呈現主要透過文字，大師熱愛文學，愛好寫作，雖然因生長於戰亂時期，沒有受過正規的現代教育，也未曾受過寫作的訓練，但大師勤奮自學，對古今中外文學有廣泛且深刻的涉獵。宜蘭弘法時期《人生》、《菩提樹》、《今日佛教》等刊物都是大師弘法與創作的園地，這些刊物不僅有大師的文學創作，也經過他主編、編輯而維繫弘法文學。大師早年曾因此被知名的《菩提樹》雜誌譽為「佛教的文藝明星」。

星雲大師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創作數量龐大且多元，涵蓋多種文體，以下略述其中主要者：一、詩偈，曾出版《詩歌人間》詩歌集，在諸多詩偈中〈佛光四句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更是全球千百萬佛光人時時稱念的日課修持⁴⁴；二、散文，星雲大師強調佛心要讓人看得

⁴³ 吳光正：《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2017年9月）

⁴⁴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臺北市：香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頁90。

見，佛法要讓人看得懂聽得懂才能受用，因此撰寫解決人生問題的創作大都為白話散文體式。唐·圭峰宗密禪師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⁴⁵，人的根器各有不同，人的煩惱也不勝枚舉，以人為本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散文著作可說是汗牛充棟，全套十二冊的《迷悟之間》⁴⁶是其中廣受社會各階層喜愛的代表作；三、小說，星雲大師來台之初曾於《覺生雜誌》多次發表小說，例如〈茶花再開的時候〉、〈真正的皈依處〉等⁴⁷，於宜蘭時期所撰寫的第一本傳記小說《玉琳國師》，甫出版便造成轟動，多次被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四、文論，星雲大師善於說法，所撰寫之文論更是契理契機，事理圓融；五、傳記，膾炙人口，廣為流傳的《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皆寫於宜蘭時期。此外，星雲大師也主持編纂《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佛光教科書》、《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等質與量皆具規模的叢書，星雲大師堪稱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全方位的現代詩文僧。

佛教發源於印度，光大於中國。尤其近幾十年來，隨著人間佛教積極的推動，已從臺灣弘傳到世界五大洲；就如佛陀當年行化於印度一樣，人間佛教已在各地陸續生根發芽。星雲大師在西元 2001年《普門學報》創刊時，曾經發表過一篇〈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把二千年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分成六個階段：東傳譯經時期（秦

⁴⁵ 唐·圭峰宗密禪師，《禪源諸詮集都序》，CBETA 電子版（臺北市：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2年11月），頁22。

⁴⁶ 星雲大師：《迷悟之間典藏版》（臺北市：香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⁴⁷ 林清玄：《浩瀚星雲》（臺北市：圓神出版社，2001年12月），頁170-171。

漢魏晉時期)；八宗成立時期(隋陳李唐時期)；禪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宮廷密教時期(元明皇朝時期)；經懺香火時期(滿清民國時期)；人間佛教時期(二十世紀以後)等。⁴⁸佛光「人間佛教」的推動，第一個特重以文字為支撐的文化出版。

談及臺灣的佛教刊物，最早的定期刊物是《臺灣佛教》，以及原由太虛大師創辦的《海潮音》月刊和《覺群》週報。之後，朱斐決定停辦《覺群》週報，並新辦《覺群》雜誌。果例法師辦的《人生》雜誌，李炳南、朱斐於西元1952年發行的《菩提樹》雜誌，以及白聖法師的《中國佛教》，蓮航法師的《佛教青年》等。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的《覺世》旬刊，第一期由星雲大師做總編輯，至今總共辦了四十年，每期準時出刊，從未拖過一期。直到現在，《覺世》轉型在《人間福報》上，每天都有一個版面與讀者見面。⁴⁹此外，廣慈法師的《今日佛教》月刊，周宣德及鄭振煌的《慧炬》，道安法師的《獅子吼》等雜誌，也都相繼出版，共同推動人間佛教的文化命脈在臺灣的發展。

星雲大師自己本身因為沒有進過學校讀書，也沒有受過文字的訓練，但受到胡適之先生的影響，他說：「文章如講話，話怎麼講，文章就怎麼寫。」……。如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法句經》）因此，星雲大師也倡導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文章，跟隨胡適之一樣，在佛教裡推動著

⁴⁸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242。

⁴⁹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248。

白話文運動。⁵⁰佛光山開山之初，星雲大師也以「以文化弘揚佛法」做為推動人間佛教四大宗旨之一，繼《覺世》、《普門》雜誌之後，西元 2000 年時，星雲大師創辦了《人間福報》，這一份日報，天天把人間佛教的真善美思想帶入社會，帶進家庭，被喻為臺灣的四大報之一。⁵¹

大師初到台灣時，落腳宜蘭、接引青年學佛，從西元 1953 年就如火如荼的展開接引青年的弘法。相繼成立有：弘法隊、歌詠隊、青年團、兒童班、星期學校等；在那同時，也辦了「光華文理補習班」，它是佛教第一所跟政府正式立案的教學單位。推動人間佛教，必須積極的服務人群、重視教育，所以在西元 1977 年，佛光山在高雄辦了普門中學，之後又辦了南投均頭中小學、台東均一中小學。感於大學教有的重要，西元 1990 年佛光山在美國辦了西來大學，是中國佛教在西方國家成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陸續又開辦嘉義南華、宜蘭佛光、澳洲南天、菲律賓光明等五所大學，⁵²文教弘法不遺餘力。

星雲大師為了推動廣播弘法，每天寫《釋迦牟尼佛傳》，常常連夜加班寫到天亮，分別在四個電台廣播，如中廣、民本、民生、雲林正聲廣播電台，後來慈惠法師、慈容法師等人也在電台主持過節目。藉文學傳播的力量，讓回歸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在臺灣逐步發聲。後來佛光山的電視弘法，陸續就有台視的《星雲禪話》、《每日一

⁵⁰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249-250。

⁵¹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251。

⁵²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260。

佛》、《星雲說喻》，中視的《星雲說》，華視的《星雲法語》等節目。⁵³

根據武漢大學吳光正教授從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的角度，運用文學理論、文學術語和文學研究方法來把握大師的文學創作，這種研究進路 應該是中國佛教文學的首要研究進路。⁵⁴大師的創作是現代化，不僅善用報紙雜誌，音樂廣播，更強調運用通俗化的語言，以便於弘法。有趣的是，至今仍可看到在大師在大陸時期大師留下的唯一絕句，〈謹和太虛大師延慶講筵元韻〉：「寒窗狂吼向南飛，大地漫漫玉屑霏。菩薩不辭風雪苦，競依蓮座叩玄微。」⁵⁵不僅與通俗化語言成了有趣的對比之外，也可看出大師人間佛教與太虛大師之間的玄微關係。

五、結語

經由前面章節的內容描述，我們了解星雲大師對釋迦牟尼佛的真理智慧，是建立在「人間佛教」的成功實踐上；以臺灣為其出發的基點，精進推動「人間佛教」的堅實信仰，向著全世界的佛教國家席捲而去。星雲大師清楚的期許著，世間的人除了能夠繼續於對自己的佛教信仰忠誠外，如果都能以一致的心念，不相互攻訐並能團結互助的話，佛教才會興隆而蓬勃發展與傳承下去。如今佛光山才

⁵³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269-272。

⁵⁴ 吳光正：《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2017年9月），頁2。

⁵⁵ 今覺：〈謹和太虛大師延慶講筵元韻〉，《覺群》第1卷第20期，第2卷第32期、33期合刊，1947年2月。

能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釋迦牟尼佛有千百億化身，無處不在、如溪聲便是廣長舌一般，遍山川大地，隨類應化的語言。所以，星雲大師非常強調文字的力量，以文學為載體，傳達佛陀教法，希望世人皆能立志革新並走入人群與服務社會，一切以佛陀為己念來包容大眾，重視以「人」為主的出發點，且以佛陀布施的精神與要義行道，一方面得以淨化與昇華自己的人格，一方面也承載著佛陀教法普傳人間。

本文於此誠摯的表示最高的欽佩、崇敬與讚嘆之意；星雲大師終身以其不退轉的菩提心，承繼著佛菩薩的慈悲與關懷，用文字弘法，以「四聖諦」與「四弘誓願」相互的完美結合，點燃了「悲智願行」的一束心香，薰引起眾生得以獲得解脫並達到彼岸，觸動著你我心靈深處的琴弦，和鳴共奏出真善美的文學。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唐〕圭峰宗密禪師：

《禪源諸詮集都序》，CBETA電子版（臺北市：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2年11月），頁22。

二、近人著作

白德滿著，鄭清榮譯：

《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

印順導師著：

《華雨集》，第四冊（竹北市：正聞出版社，1998年）。

印順著：

《華雨香雲》（北京市：中華書局，2011年）。

吳光正著：

《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2017年9月）。

高希均著：

《星雲之道：領悟人間佛教》（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6年8月）。

陳兵、尹立、羅同兵、王永會編著：

《人間佛教》（石家莊市：榮祥印刷有限公司，2000年5月）。

星雲法師著：

《無聲息的歌唱》（高雄市：佛光文化出版社，1965年）。

星雲法師著：

《佛光教科書·佛光學》，第 11 冊（新北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星雲大師著：

《佛教·人間佛教》，叢書之十（高雄市：佛光出版社，1998 年）。

星雲大師著：

《人間佛教的戒定慧》（臺北市：香海文化出版社，2007 年 9 月）。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紀錄：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 5 月）。

星雲大師著：

《星雲大師全集·大師略傳》，第 35 冊（高雄市：佛光出版社，2017 年 9 月二版）。

星雲大師著：

《星雲大師全集·講演集 10·人間與實現》，第 113 冊（高雄市：佛光出版社，2017 年 9 月二版）。

程恭讓著：

《星雲大師全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4》，第 343 冊（高雄市：佛光出版社，2017 年 9 月二版）。

楊惠南著：

《當代佛教思想展望》（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聖嚴法師著：

《法鼓全集·法鼓山的方向》，第八輯·第六冊（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聖嚴法師著：

《法鼓全集·人行道平安的人間》，第八輯·第五冊（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證嚴法師著：

《慈濟叮嚀語》（花蓮縣：靜思精舍，1985年）。

釋恆清著：

《菩提道上的善女人》（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三、單篇論文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太虛大師全書·人生佛教之目的》第3冊第（二）。

今覺著：

〈謹和太虛大師延慶講筵元韻〉，《覺群》第1卷第20期，第2卷第32期、33期合刊，1947年2月。

星雲大師著：

〈人間佛教〉，《佛教》，叢書之十（高雄市：佛光出版社，1998年）。

滿義著：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一）〉，《普門學報》第26期，2005年3月。

Research on Master Hsing Yun' s Literary View and Practice in “Humanistic Buddhism”

Abstract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been implementing “Humanistic Buddhism” for seventy years since he moved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in 1949 and establishing a milestone of modernized Buddhism. The concept of Hsing Yun' s mode of " Humanistic Buddhism " has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One is valuing litera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blending tradition and modern; the other is modernization by promoting Buddhist culture through humanities construction with education and various modern propagation modes. Although it was general speaking that, in Humanistic Buddhism, Master Tai Xu was an advocate an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was a practitioner, I rather foun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he unique view and creation in literature which was not able to be matched by other Sanghas in the modern time.

Beginning with intro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following with sorting out the inheritane and continuatio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aiwan, the study manifested that the concept promot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hree Acts of Goodness” and “the Four Givings” , would be definitely the trends of Buddhism toward the nature of humanity, life, altruism, joy, equal relief and modern era. Nurturing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legacy of Master Tai Xu and Venerable Yinshun,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been extraordinarily implementing the original intents of Buddha that Buddha had intended by being born and teaching the Dharma in this world for discovery of greater happiness and perfection

of life. The wa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used for such the implementation was the modernized and systemized creative concept; however, the crucial unique spirit should be the literary view and practice in “Humanistic Buddhism” .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never been promoted Dharma without literature.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study concluded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s literary view: 1. practicing Humanistic Buddhism as literature by holding true to the original intents of Buddha 2. promoting Dharma according to the appropriate object and situation with innovative language and stylistics 3. implementing life literature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began his literary practice from the period of submission to the Bodhi Tree Magazine when he was hailed as "the literary star of Buddhism" and the works included poetry, prose, theoretical literary, biography, etc. propagated with various modernized modes such as newspaper, magazine, music, broadcast, especially with popular language enabling the ease of Dharma promotion.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ism,
literary view, literary practice